

幸福躲在 时光深处

古保祥 著

你我再回到那写满诗意的青春年华，
爱对了，不错爱，
再用一辈子时间相爱、相知、
相伴……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幸福躲在 时光深处

古保祥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·太原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福躲在时光深处 / 古保祥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
艺出版社, 2018.8
ISBN 978-7-5378-5592-1

I. ①幸… II. ①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38382号

书名: 幸福躲在时光深处

XINGFU DUO ZAI SHIGUANG SHENCHU

著者: 古保祥

特约编辑: 李 路 韩玉龙

责任编辑: 李向丽

封面设计: 弥 月

排版设计: 百川视觉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

0351-5628688 (总编室) 传真: 0351-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 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数: 310千字 印张: 20.75

版次: 2018年8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8月河北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78-5592-1

定价: 62.80元



河南郑州。某大型饭店门口。

大厨师朱江波，像个孩子似的蹲在停车场门口，四儿小声安慰他：“哥，甬生气了，不值，谁家里还没有个事儿啊。老大的眼睛就是绿色的，光瞧着咱们不好的地方。”

朱江波不爱说话，虽然有点幽默，但自从他老婆走了后，他就更不爱说话了，也不喜欢幽默了，有事除了以泪洗面外，别无他法。

朱江波现在的工作是停车场的一名普通工人，在此之前，他是这家饭店的大厨，挣着中等工资，勉强可以贴补家用，他的女儿朱家琴，是郑州某中学的初二学生。

四儿继续说：“哥，你的家庭情况，老大比谁都清楚，没法子呀，男人就是难人呀，活着不易，如果嫂子仍在的话，估计……”四儿口无遮拦，刚想继续说那个女人，朱江波的眼神像闪电一样射了过来，惹得四儿不敢说话了。

“得，哥，有差事，我走了，你盯着点儿，别让老大继续骂你。”四儿走了，朱江波搓着手，这个冬天有些冷。

朱江波一直忘不了家琴的妈妈，若干年以前，是自己亲手将她从歌舞厅追回来的。那个场合，他不经常去，但去了一次就一生都忘不了。

当时，他还是个配料的小服务生，长得清秀，角色一般，饭店的大堂经理让他去某舞厅送订好的饭菜，没有文化的他，悄悄地进了那个陌生的地方。

男人都喜欢那类地方，可是朱江波不一样，他来自农村，母亲去世得早。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便是一心一意做人，不喜欢风月，尤其是一生一世只能爱一个女人。

如今，没有几个男人这样专一，尤其是物欲横流、世态炎凉的都市，朱江波算是一个异类。

朱江波快三十岁了，一直没有恋爱过，不是不想，哪个男人不想有个心仪的女孩子一起共度余生。只是朱江波内向，这决定了他的爱情来得晚。他不爱说话，不懂交流，语言是恋爱的致命武器，一个谈吐差的男人，一定不是女生眼中的绩优股。

朱江波路过吧台，看到一个女孩子，正在那儿唱歌，唱的是王菲的《人间》，几个不可一世的小老板，正在下面纠缠不休。菜放下了，小老板给了钱，他却忘形地站在那儿看着她，听她唱歌。那个小老板齜着牙，讽刺道：“哟，这个小白脸子，不会喜欢上娜娜了吧？娜娜可是人见人爱的角色。”

另一个人说：“不可能，我们追了娜娜半年，仍然一个手指头都没有摸到。喜欢他，不可能的事，除非公鸡下了蛋、驴上了天、水从天上来。”

娜娜受了嘲弄，停止了唱歌，将气全撒在朱江波身上。

“你个傻子，快走呀，碍我的眼了。”

“噢，我走，我走。”朱江波头一次对一个女子动心，不由自主地，他的口水流了下来。

朱江波有些明白了，感觉爱情要来了，因为奶奶曾经说过，如果你的心上人来了，你的嘴角会湿润，口水会自然而然地流下来。

小老板们笑道：“娜娜，你不会真喜欢上他了吧？如果你愿意嫁给他，你欠我的钱，我不要了，我还送你一车嫁妆。”

“怎么可能呢，娜娜是何等角色，连这家舞厅的老板都瞧不上，会喜欢这只

癞蛤蟆吗？”

“我就是喜欢他，怎么了？我们认识半年了，恋爱半年了，而且马上结婚。你们说话算话，不然就是放屁。举头三尺有神灵，你们说过的话要算数。”

娜娜疯狂地跑向朱江波，搂着他的肩膀，这让他不知如何是好，便想起了电视里曾经看过的镜头，如果女孩子愤怒了，就要在她的耳朵旁唱歌。对了，唱什么歌呢？唱我喜欢的歌吧，唱爱情歌曲《纤夫的爱》，这个场合极好，极适合。

朱江波小声说：“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我岸上走。”

娜娜听到了有些语塞，突然间愤怒地将拳头打到朱江波的脸上。

“船头，我打你的头，走呀！”

朱江波一直在舞厅门口等娜娜，因为，他刚才听清楚了一个誓言。他认为，凡是对着上天说的话，就要兑现的，因此，他在等娜娜，问她何时嫁给他。

夜里零时许，娜娜出来了，她没有想到，自己一句玩笑话，这个年轻人竟然上了心。

娜娜说：“你怎么还没有走？让他们发现，打死你。”

“娜娜，我，我。”朱江波揉着衣角。

“快走吧，戏演完了，他们那帮人想占我的便宜。我文娜娜活了快三十岁，还没有碰到对手呢，我爱的人，还没有出现呢！”

“爸，您怎么还没回家呢？”

朱家琴的声音传来，朱江波的回忆戛然而止。

“闺女，你咋来了呢？”朱江波觉得自己有些失态了。在闺女面前，他从来没有掉过眼泪，哪怕娜娜离家出走的那天晚上，他依然没有掉泪。

幸亏是晚上，朱家琴并没有发现端倪。

朱江波觉得应该赶紧回家，无论如何，不能让孩子发现自己的工作被调动了，否则，她就不能好好上学，会分心。娜娜走时，朱家琴就说不想上学了，想打工，照顾家里。

朱江波骑着自行车，小琴琴在后面骑车紧紧跟随。她很爱爸爸，尤其是妈妈

莫名其妙地离家出走后，她觉得爸爸太不容易了。

他们家在幸福小区，他们在A座三楼，强强家在B座三楼，而花花家则在C座七楼。C座是有钱人住的地方，连服务都好，如果你开着车进出大门，会有保安敬礼，如果你骑着自行车进门，保安就懒得理你，负责任的会说一声：“太晚了，注意安全。”不负责任的保安会像一只狗一样，抬眼看你一下，然后继续进入梦乡。

琴琴一边推着车，一边说：“爸爸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今天考试了，全是优。”

朱江波对女儿的分数非常自豪，这也是他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。只有在女儿面前，他才会感觉自己的口才极好，因此，他小声叮嘱女儿说：“琴琴，看着我点，你先别进去。”

朱江波推着自行车，非常悠闲地准备进小区的大门。

他故意咳嗽两声，试图引起保安的注意，保安八子是队长，看到朱江波哼了一声。八子本来不想说话，可是，一想到自己的儿子学习不好，想求一下琴琴，便赶紧笑脸相迎。

“是波哥呀，我以为是谁呢？今天考试了，我给您说，琴琴又是第一名，您是怎么教育孩子的，虽然孩子妈妈不在，可是，您……”

朱江波最讨厌人在自己面前说娜娜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本来我要告诉你，周日可以让你儿子小八去我家里复习功课，现在算了吧！”

琴琴紧跟着推车进了门。

八子抽自己的嘴巴。

“哥，琴琴，小八今天可是夸你了！琴琴，我看你们关系挺好的，要不我出钱，周日去世纪欢乐园，如何？”

“烂泥扶不上墙。”朱江波嘟囔道。

琴琴坐在书桌前写作业，朱江波进了厨房，冰箱里还有些肉，他兴奋地对女儿道：“琴，我们今晚吃红烧肉。”

“爸，晚上吃肉不好吧，我们老师可说了，晚上要吃些素菜。”

朱江波看到冰箱里啥也没有了，只有一些剩菜，他摸了摸口袋，还有些零钱，便对琴琴说：“爸去超市买些豆角，做蒜泥豆角，你最爱吃了。”

“哎，爸，你可快点呀，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。”

朱江波下楼，恰好在广场上遇到花花。花花是琴琴的同学，是大款冯则的女儿。

朱江波问：“花花，这么晚了，咋不回家呀？”

花花搂着试卷，不敢吭声，想了想，问朱江波：“叔，我知道您和爸是发小，他的字，您会模仿吗？”

朱江波写字一流，他自认为，自己的字像自己的人品一样一流。因此，一旦有人在他面前说他的模仿能力极强时，他通常会大悦，尤其是学生面前，还是一个女学生。朱江波心想，她肯定遇到难处了，如果自己帮了她，肯定会扬名的，老师们会知道，同学们会知道，难不成，会邀请他去学校做讲演，到那时候，自己就是风云人物了，什么破大厨，说不定，还会去省政府给省长当御厨呢！

“花花，说吧，何事？我的字当然是一流的！”朱江波在大人面前缺乏自信，他是这个大都市红尘中的一抹灰尘，没有人会在乎他的存在。在饭店里，他自认为是阅历最丰富的人之一，他们不知道，他的自信就像气筒，越打气越多，才能也越多。

“叔，我今天考试不及格，老师让签字呢，您看能帮……”

朱江波明白了，是让自己做坏事呢。不过，好事谁想着你呀，这不算坏事，是善良的谎言，不然，依老冯的脾气，知道女儿花花考砸了，非揍她不可。

“这个忙，叔可以帮你，不过，我有个事情要问下你。”朱江波有些兴奋。

“啥事呀？叔，我爸快来了，他在公司加班呢。”

“一个老板加啥班，你爸最近忙啥呀？”

“我爸呀，公司的事呗，不过他每天晚上八点左右会准时回来的，他要送我去美国读书，不让我参加高考。”

“这就是你爸不对了，奥巴马还说过呢，中国的理化教育比美国都要好。你爸呀，钱多了，压在胸口堵得慌。”

“我告诉你呀，我现在可是一名大厨，你知道的，你爸的公司，如果缺少一名大厨，就告诉我，我去给他帮忙，如何？”

“不过，我爸是做房地产的，公司人挺多的，吃饭的人肯定多，我给你留意下。”

“叔，快签字呀，我爸快来了。”

花花一直不太喜欢冯则，冯则是个大商人，商人的眼中只有钱，因此，在钱与情谊之间，他们很难取舍。

冯则这些年有许多哥们儿，但香一阵儿臭一阵儿的，就连与他关系较好的朱江波，也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。

在金钱面前，能让一个人的人生观发生扭曲。

冯则对花花说：“花，你别有事没事都与琴琴扭在一起，这个邻居很重要。你知道吗？古代的孟母三迁是为何，与富人待在一起你会变富，越来越富，我想好了，回头将你弄到北京去上中学，怎么样？”

花花很讨厌父亲，可是，她并没有表达什么观点。她知道，父亲也不容易，这么多年没有再娶，一个大老板，有钱的大老板，这已经很难得了，如果换作他人，早就是妻妾成群了。

花花还讨厌父亲在自己面前说他人的坏话，什么朱江波以前的事了，什么房地产商的钩心斗角了，等等。

花花准备回家，她准备将考试的事情瞒着父亲大人。她正准备上楼呢，远远地看到父亲的车子驶了进来。

她将试卷叠好，塞进口袋里，准备上前迎接。

可是，她看到她爸从司机的位置上下来，而副驾上竟然坐着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是冯则的女秘书，很轻佻的样子，下车后将手中的一盒烟扔给八子，八子像一条哈巴狗一样接了过去。

“冯总，哎呀，真是郎才女貌呀。我说，你们的事儿大家可都知道了，怎么样？什么时候喝喜酒呀？”

八子想讨好冯则，因为他想到冯则的公司里当销售经理，现在的郑州，谁卖房子谁火。

冯则“嘘”了一声，瞅瞅周围，压低了声音，但声音中依然有着不可一世的力量。

“老八，我说过我要结婚了吗？你的嘴呀，迟早会出事的。男人最怕的是啥，你知道吗？”冯则教育起八子来。

“哎，冯总，您说说看，俺没文化，俺儿子的成绩老不好，今天考试又弄了个不及格。”

“你那素质，基因不好，知道吗？俺家花花，每次考试都是好成绩。关于我婚姻的事儿，谁也不许说，更不许告诉花花，否则我让你下岗，听见没？还有你，你，后面那几个小脑袋都滚出来吧。我可告诉你们，你们保安部的经理，可是我以前的小徒弟，我放一个臭屁，能让他脸黑青。”

八子明白了：“暗度陈仓，是吧？好事，可以换，这样最好，还可以不分财产。冯总，您高呀。”

旁边那个叫青菊的女秘书不爱听了。

“老冯，您听听，他们说的都是您告诉的吧？我与您五六年了，您老找借口，我明白了，你的老婆也死好多年了，一直不娶，是想拖死我呀？谁在乎你们家那些臭钱！”

冯则彻底愤怒了，跑了过去，掐住八子的嘴：“小子，八子，刚才我没有说完呢，告诉你，男人最可怕的不是没钱，不是没才，而是没有一张好嘴，你就是臭嘴、乌鸦嘴，迟早死在你的嘴上，知道吧？”

“爸，您这是干啥？放开八子叔叔。”

在女儿花花面前，冯则一直像一个正人君子，他不想让女儿瞧不起自己，自己是一个大商人，有文化、有知识、有道德、有钱的四有商人。

“女儿呀，八子叔叔掉了一颗牙，我帮他看看，你忘了，我以前可是医生呀。”

“是庸医，差点让我破了相。”旁边的女秘书青菊看到关键的角色出现了，也装出一副清纯的模样。要知道，阻碍他们婚事的最大障碍，就是眼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女生花花。

“花，吃饭了没？走，下馆子。”

“就知道下馆子，家常菜，爸，我要吃家常菜，老师可说了，外面的饭不能老吃，不干净。”

“这事好办呀，我回家做，我会炒家常菜。”青菊的脸一阵儿白一阵儿红，白是抹的粉底，一层层地掉；红的是心事，有心事的女人通常会脸红。

“女儿，我可是听说今天考试了，成绩下没？”冯则想到了正题，马上问花花。

“哪有呀？没考，是吧，八子叔叔？”花花向八子使眼色。

“是呀，没考，我是说着玩的，我儿子考与不考都一样。”

冯则不敢深究了，他有事求女儿，因此，小心翼翼地试探：“女儿，让青菊阿姨回家炒几个菜，行吗？”

“她，我看她不会做饭吧，倒像舞场里的舞女。”花花说完头也不回地回家了。

青菊委屈地大哭起来：“你听听，冯则，我是个舞女，我认识你的时候可是黄花大闺女，什么好的都给你了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呀。”

“她一个孩子，最近写作文呢，比喻句。是吧，八子？”

“是，比喻句，上次我儿子说我的头发像鸟窝，我说怎么会像鸟窝呢，不确切，应该像鸡窝。”八子瞎说着。

青菊不哭了，哭声突然停了下来，惹得周围的小伙计不知所措，大家只听见她说：“鸡窝，这个比喻的确好呀。”

冯则说：“怎么好？”

“老冯呀，鸡窝里有蛋呀，鸟蛋能吃吗？”

冯则抚着自己的大肚子大笑起来，说：“走，去超市，买花花爱吃的菜，晚上看你的表现了。”

超市就在幸福小区旁边，冯则一边走，一边说：“青菊，我早晚离开这个鬼地方，都什么人呀，我开发那么多小区，如果不是花花不喜欢陌生的地方，我早就搬走了。”

“老冯，我觉得孩子是对的，我也认生，所以，我认准你了，吃定你了。今天晚上，将我介绍给花花，怎么样？”

冯则不回答她，他是个情场老手，怎么可能认定青菊呢，她不过是一棵葱罢了，但又不能不回答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他看到刚刚从超市出来的朱江波，马上迎了过去。

“老朱，哎呀，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我说老朱呀，你怎么又胖了，当个厨师真是不容易呀！”

旁边的青菊一直噘着嘴，似乎对冯则的不回答表示不满意。

“冯总，您买菜？”

“是呀，买了豆角呀？我们家花花不爱吃豆角，我们买鸡蛋、西兰花，还有芹菜，我们家花花爱吃。老朱，回头我们聚聚，几十年的关系了，我请客，去我新开发的小区，叫上原凯。这个原凯呀，整天惦记着要二胎呢，那个经济能力行吗！还有，我听说，他的儿子强强一直阻碍他们要二胎。”

冯则其实不爱与朱江波说话，至少最近不爱说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人物。几年前，冯则依然是小人物时，他与朱江波是至交，还有强强的爸爸原凯。他们曾在一起做过生意，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的，可是，时间与金钱改变了一切。

“原凯呀，我早上还遇到他了，人家是领导、公务员，老婆是人民老师！你
有钱，有幸福吗？我没钱，我也不幸福呀，他们正好。”

“我说老朱，说的话就不挨边儿，他们一个是公务员，一个是老师，能挣那
么多吗？这儿是郑州，不是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。”

青菊一心想介绍自己，因此，一听说朱江波是冯则的好朋友，便马上自我介
绍道：“朱老师，您好，我是青菊，青蛇的青，菊花的菊。如果不好记，就当
我是一条伏在菊花上的青蛇吧。”

朱江波不爱与女人说话，他自卑的一面马上反应出来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他
害怕一不小心将自己给花花签字的事情说漏嘴了。

“甬理他，他现在有些玩世不恭。”冯则打心眼里瞧不起朱江波，他还不如
原凯呢，但是原凯又假正经，自己弄了几个项目，他竟然不批。

试卷发了下来，强强瞪大了眼睛，瞅着自己的语文试卷，只见试卷上一个大大的“71”。强强觉得心里委屈，想起可怕的老妈与老爸来，他的气便不打一处来。

下课了，强强一个人站在教室的外面发呆。

朱江琴拍了拍强强的肩膀，问：“小伙子，怎么了？考砸了？”

“姐，别和我开玩笑，我每次都考砸，我爸要是知道了，非剥了我的皮不可。你有啥好办法吗？”

“我能有啥好办法？我虽然仍然是第一，但总分数比上次下降了二十多分呢，我爸知道了也会不高兴的。”

“要我说，我就不想参加中考和高考，你瞧瞧，有多少人挤那独木桥，就好像古代考状元那样，就是父母逼的。”强强终于说出了心声。

花花到处找他们，发现他们在走廊里。

“强强，你爸的二胎已经排上日程了吧？”花花来者不善。

“我说花花，你怎么像你老爸那样强势呢？我家生不生二胎，与你们家有关系吗？”强强对花花的爸爸有意见。

朱家琴看他们一见面就吵，便在中間和稀泥，道：“你们呀，就是一对冤

家，见面就掐，各人管好各人吧。”

花花说：“琴琴，就你们家好，我羡慕死了，你老爸是个大厨，会做天下所有的好菜，我就没这个口福了，自从我妈妈去世后，我就没有吃过一顿安心饭！可恶的老爸，指不定心里面有啥事呢！”

上课铃声响了，强强忽然觉得内急，一边跑一边说：“我去厕所了，替我告会儿假。”

强强从厕所出来，便急匆匆往教室里跑，迎面撞到王老师的身上。王老师是教语文的，也是强强的班主任，吓得强强赶紧来了个急刹车。

王老师说：“强强，上课了，你怎么还没有进班？”

“老师，我内急，不好意思。”强强拍了拍自己的额头，这是他遇到困难时的招牌动作。

“强强，你等一下，这次的语文你考得太差了！你的作文怎么能写爸爸妈妈呢？”强强跟在老师身后到了办公室，老师指着作文，脸上满是愤怒。

强强的作文是这样写的：

我的老爸，像熊，像猫，像犬，虎视眈眈，在单位里颐指气使，在家里像一只病恹恹的老猫，对我总是充满期待，不用嘴说话，指头便放出一万个命令。放出的屁动静也是极大，家里面臭极了，除了厨房里那只猫以外，没有人能够受得了他的屁。我一直担心，他在单位里，怎么与同事一起工作呢？

我妈的工作是老师，老师喜欢骂人，喜欢教训人，好为人师。老妈浑身都是优点，比如，胖胖的身体，脸上全是皱纹，那么大年纪了，仍然想生二胎。唉，什么世道！

再说说我吧，才貌双全的角色，班里的女生一见我都喜欢，她们认为我天生丽质。隔壁班的一个文艺生，说我有文艺细胞，我要告诉她，我什么细胞都有，包括病细胞。

老师刚念完，旁边一位老师便大笑起来。

王老师说：“你妈也是老师，也是教初中的，我认识她，要不我将作文交给她？”

强强赶紧阻拦，道：“老师，我觉得我的作文如果参加中考，肯定是零分作文。不要了老师，您漂亮年轻，不要与我一般见识，这样吧，我给您办公室打扫一周的卫生，外加打开水，如何？”

王老师说：“你赶紧回班级吧。你的作文我不在班里读了，如果读了，你妈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”

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班里的好几个同学，竟然在教室里偷偷传阅强强的作文，一时间，这个自习课充满了火爆趋势。

小同学家家推了一下强强的胳膊：“小鬼，你的作文水平很高哦，连父母生二胎的事情也敢写进去。”

后面的一位女生小声嘀咕：“家丑不可外扬，强强，你可出名了。”

大家还在继续说，花花受不了，站了起来：“你们有正经事吗？下次谁再念叨这个事情，我让我爸废了你们。”

“哟，不就是有个有钱的老爸吗？哎，花花，正要告诉你呢，你的老爸，没准儿给你找了个年轻的小妈呢！”

好事的男生曾经看到过冯则与青菊一起出入大型超市。此话一出，花花火了，站了起来，猛地拍了拍那个男生的头，说：“你出来，单挑！”

那个男生本来就有仇富心理，便站了起来：“怎么着？你块头大呀，一个女生吃那么多，单挑就单挑，怎么着？”

琴琴大声说：“你们都住手，你是男生，揭人不揭短，你会说话吗？”

“我不会说话，自己回家可以去问呀，找了个新妈，谁不知道呀！”

强强终于按捺不住性子了，他刚才受老师批评，接着大家又奚落他，没有想到，现在又将矛头对准替自己打圆场的花花。他站起来，抡起了胳膊，准备揍那